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〔評 彈〕

营 业 时 間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〔評 彈〕

营 业 时 間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营 业 时 間

〔評 彈〕

上海文艺出版社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营 业 时 间

〔許 彈〕

編輯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50 印張：1 8/25 字数：26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259

定价：(四)0.09元

目 次

营业时间 ····· 刘天韵 华士亭改編 5

周廷玉赶牛 ····· 上海市食品公司 姜达礼 44

营 业 时 間

刘天韵 华士亭改編

(表)在苏州阳澄湖边上有个沈家村，村里共有两百多戶农民，他們通过互助組、初級社，再到高級社、人民公社，生产上接連着大丰收，生活都提高了。每戶家中添的添，买的买，但是要买一样东西，实在不方便。因为沈家村四周都是水路，买东西一定要搖了船上鎮去买，假使今天有五个农民上鎮，那生产上就少了五个劳动力；而且搖船到鎮上去，还一定要搖过阳澄湖。阳澄湖的湖面是很闊的，真是无风三尺浪，如果碰到大风大雨，有些过分小的船，就要翻在湖中。鎮上供銷合作社的領導，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，就在沈家村設立一个供应店，一切日用百貨都有出售。派一位叫李福祥同志在供

应店內負責。

李福祥今年五十四岁，瘦瘦的长个子，老虽老，精神很好，这村里的农民都叫他老李。他到了沈家村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和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好。他自己也觉得，在这里工作和在鎮上工作，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最近因为秋收到了，供销社领导上知道李福祥年紀大了，同时农忙季节一定很忙的，恐怕老李一个人做不开，所以特地調一位叫張祥生的同志到沈家村去协助老李搞好工作。

有一只船，专门是这个店里运貨用的。現在这只船，仓里放了很多貨品，老李在搖船，張祥生坐在他自己的鋪盖上。船搖过阳澄湖进港口，到店門口船停好，纜繩結好，跳板攔好，两人把东西全部放到了岸上。老李在袋里，拿出一面小紅旗来，在店門口的竹竿上用繩結好了旗，把旗扯上去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張祥生今年廿二岁，他看老李扯面

小紅旗，不懂是什麼道理。他就問老李。
(白)老李，你把這紅旗扯上去，什麼意思？

李福祥：這是我的記號。假使我到鎮上去進貨，我就把這紅旗收下，等我一回來，我又馬上扯上去。這樣農民一看就明白了，有紅旗，他們知道我在店中，就來买东西；沒有紅旗，知道我上鎮了，他們就不會“走跋涉埭”^①了。

張祥生：老李，那末你每次上鎮，店門鎖不鎖呢？

李福祥：鎖的。

張祥生：那農民看見門鎖着，一定知道你上鎮去了，又何必要用這小紅旗呢？

李福祥：小張啊，不用紅旗農民要到了店門口才看到門鎖着。你看，這面紅旗扯得多高，農民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得見。有紅旗，他們就來买东西；沒有紅旗，他們不會來的，這樣就不要再走冤枉路了。

張祥生：喔！老李，你真想得周到。

① 走跋涉埭——白走一次。

李福祥：（表）老李钥匙拿出来，把門上的鎖开开。
門一开。（白）小張，进来吧。

張祥生：好。（表）两人把东西全部搬进去。小張一看末，只有一間房子，地方小，东西多。
（白）老李啊，房間不在这里吧？

李福祥：房間就在这里。

張祥生：啊哟，鋪板也沒地方摆！

李福祥：睡地鋪的。

張祥生：就睡在泥地上？

李福祥：是啊，睡地鋪很爽气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小張一听睡地鋪，心想我出了娘肚子从沒睡过泥地。有地板倒还可以，泥地怎么能睡呢？而且天就要冷了，受了寒一定要生病的。再想到，如果到了明年四五月黄霉季节里，还要难受，地上潮湿，蛇、虫、百脚（蜈蚣）四面爬出来，假使被蛇咬着一口，多少难受！小張想到这里，好象已經被蛇咬着了，觉得身上“劣切”^①得不得了。再想想，我虽然知道农

① 劣切——不舒服。

村里比鎮上要艱苦一些，但是想不到會這樣艱苦的。現在我既來了，又不能回到鎮上去，心中昏悶得極，坐在旁邊一句話也講不出。

李福祥：（表）老李把日間的飯蒸好了，連菜都擺在台上。（白）小張，吃晚飯吧。

張祥生：好，好。

李福祥：飯菜雖不好，你飯要吃飽啊。

張祥生：好。（表）小張坐下正要吃飯，外面來了個農民，手里拿只籃，走進門來，看見他們在吃飯，就立在旁邊等着。

李福祥：（表）老李看見了，知道是來买东西的，忙把碗筷台上一放。（白）同志啊，買些什麼？

農民：老伯伯，你吃了飯再賣給我吧。

李福祥：我賣了給你再吃飯有什麼不好呢？來！要買什麼？

農民：老伯伯，你真好。那麼我要稱斤鹽。

李福祥：好。我來稱給你。（表）老李走過來稱鹽了。

小孩：（表）外面又進來一個小孩。（白）老伯伯！

卖条咸鱼给我。

李福祥：来了，来了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小張想，怎么农民来买东西，不顧我們吃飯的？現在老李在称盐，咸魚的买卖只得我来做了。剛想把飯碗放下。

李福祥：（表）老李盐称好了，收了錢。只見小張的臉上，好象有些不高兴。（白）小張，你吃飯，咸鱼你拿不到的，在台底下鬻里。你吃飯，我来拿。（表）說着，鉆到台底下去拿咸鱼了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哪知外面又来个妇女，拿了瓶，急匆匆地喊进来“老伯伯，快些拷半斤酱油給我”。小張想，为何都在我們吃飯的时候来买呢？何不早些来买？叫別人放了飯碗做买卖，怎么意得过去呢？小張一看，現在老李正在拿咸鱼，那拷酱油的买卖，只得我来了。心中火得很，碗筷向台上重重地一放，“噹”。

李福祥：（表）老李在台底下拿咸鱼，听見上面“噹”，吓了一跳。拿了咸鱼出来給了小孩，收好了錢。只見小張臉上又在生气。

(白)小張，你吃飯吧，醬油在這邊，我拷起來方便。你吃飯，我來拷吧。

張祥生：(表)小張本來心中不高興，把醬油瓶給了老李。(白)喏！

李福祥：(表)老李拷好了醬油收了錢，看看天已黑了，點了油燈，把門門上就算打烊了。因為這裡很簡單，並不要裝上什麼排門板，門門好，就算是打烊了。然後坐下來繼續吃飯。

張祥生：老李啊，這裡農民买东西，經常是這樣的嗎？

李福祥：是啊，這裡農村里是這樣的。有時候還有半夜三更敲門來买东西的呢！

張祥生：照這樣是太麻煩了。

李福祥：實在農民日間工作忙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！

張祥生：要辦法是有的，象鎮上一樣，訂一個制度，規定一下營業時間，什麼時候开店，什麼時候打烊。這樣規定了，農民就不会半夜里再來买东西了。現在我們應該要正規化；過去的農村作风游擊習氣，現在是要批判克服的。老李，對嗎？

李福祥：对是对，倒是在农村里要規定營業時間末，只怕农民还不习惯。

張祥生：老李啊，习惯也要慢慢地来，开始时总有些不习惯的，日子长了也就习惯了。现在农民是惯了，要什么时候来买，就什么时候来买，那我们可不习惯了。

李福祥：我看还是我们不方便一些好。因为我们来这里工作，主要是为农民服务的，对吗？好在这几天也没有人来敲门买东西，我想营业时间，我们过两天再商量吧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小張想，老李年紀大了，脑筋不灵活，还要过两天再商量。好吧！让我过两天再說服他吧。（白）好好好，过两天再說吧。

李福祥：好吧。（表）夜飯吃好，收拾完毕，要睡了。（白）小張，你睡在沿牆的一边，我睡在中間。

張祥生：为什么我睡在沿牆呢？

李福祥：因为中間对着門，門縫里外边有风吹进来的，你睡在沿牆是没有风的啊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小張听了这话，反而不高兴。心想，

一共豆腐干大的一块地方，还要这边那边，还不是差不多嗎？随便吧！今夜是地方陌生，又是睡泥地，一定睡不着的。鋪盖打开后就睡了。这一夜，小張睡得很好，到天亮才醒过来。他眼睛还未睜开，听見老李已經在和別人說話了。

李福祥：同志啊，我有数了，你提的意見很好，我保証做到。再会，再会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小張想不到老李会这样早！大概他年紀大，血气衰睡不着，所以很早就起来了；想我年紀輕，最好多睡一歇，現在也只好起来了。唉！今后我有得苦呢！起身后，鋪盖卷好就望牆边一塞，揩好面，漱好口。（白）老李，你好早啊，其实还可以睡一会。

李福祥：不早了。粥已燒好，你吃粥吧。

張祥生：明天我来燒，我来燒。

李福祥：我燒不是一样么。

張祥生：老李，你方才同哪个人在說話？

李福祥：是胜利社的社长，他来向我們提意見，說我們这里日用品差不多全有了；就是田

間生产用的工具沒有。象鋤頭、鉄鍬、鏟刀等，叫我要備一些。我想是應該要去進些備在這裡。

張祥生：噯，老李啊，不要去進，這種全是冷門貨啊。你進了之後賣不掉，要生鏽的，日子一長就變滯銷品，攔在這裡怎麼辦呢？积压資金是錯誤的啊。

李福祥：我已經答應了別人，就去進些吧。

張祥生：老李，你不能單聽他一個人的意見啊，應該聽大多數人的意見，群眾意見是最正確的。說實話，這種生產工具，農民家里都有的。靠工具吃飯的，怎會沒有呢？況且象鋤頭、鉄鍬都很堅固，不是一用就壞的。農民家中既有了，一定不會再來的。我們反而增加麻煩，早上搬出去，晚上搬進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

李福祥：可是我已經答應社長了，那怎麼……

張祥生：（表）噯！別人也只是提提罷了，你看，他臉上多尷尬，這又不是什麼大事情。小張再一想，既是他要進，那就讓他進吧，等賣不掉，我再向他提意見。（白）老李，你

既然一定要进，那你就去进吧。

李福祥：好！我馬上就上鎮去进。

張祥生：啊！馬上就去？那何必呢。隨便几時上鎮进貨時，帶点回来就算了，何必特地去一次呢？

李福祥：小張啊，本来我是这样的：农民要啥，这里沒有，我記在筆記本上，要过好几天，我才往鎮上搖一次。

張祥生：这样才对。

李福祥：不！現在領導上調你来了，你在店中做买卖，我反正空着，搖一次到鎮上有什么不好呢？你說对嗎？

張祥生：（表）小張想，我来了倒反而害了他了。照这样，今后他还要忙呢，一点点小事搖一次，一点点小事搖一次。好，既然他起勁，就让他去吧。（白）老李，你既要去进末，那就少进些啊。

李福祥：啊！少进些？

張祥生：这里地方小，东西多，少进点算了。

李福祥：好好好，我有数了，你店里当心啊。

張祥生：少进些啊！

李福祥：（表）老李走出店門就在想，虽然小張到了农村，但他的心还没有下来。你看他，好不耐烦啊，“少进点，少进点”。再一想，要帮助一个同志，也要逐步逐步来。——他下了船，就搖到鎮上，午飯就在鎮上吃了。直到下午两点鐘敲过，回来了。船停好，搬了一捆工具放到店中，“噤啷”。

張祥生：老李，你怎么进了这么許多？

李福祥：小張，你叫我少进些，我已經少进了呢！每样只有十把。

張祥生：（表）不叫他少进是不知还要进多少呢？——地方小，放到哪里去呢？（白）老李，放到哪里呢？

李福祥：噯，我把它摆出去。

張祥生：啊！还要摆摊头？

李福祥：摊不摆出来，农民怎会曉得这里已有了鋤头、鉄鍬和鑿刀呢？

張祥生：那你應該放在边上，走路的地方應該空出来，不要摆在中間。

李福祥：我有数的，有数的。（表）老李拿摊头摆好，看見有农民走过就喊住他們。（白）同